

全球新闻财经生活资讯

# 周末 MODERN WEEKLY LIFESTYLE 画报

2009年10月17日 改版第565期 (1980年创刊) 逢星期六出版 [www.modernweekly.com](http://www.modernweekly.com)

一报四册 新闻·财富·生活·城市 定价¥5元

# Life ATTITUDE

A man in a dark blue tracksuit stands in a room with a white wall. To his left, a large, dark animal skin is mounted on the wall. The man is looking towards the camera with a neutral expression. The lighting is dramatic, casting long shadows on the wall and floor.

“我很兴奋能有这样的机会把一个有450年历史的祠堂搬到欧洲这个300年历史的舞台上，事实上，比欧洲更早，中国早在上千年前已经诞生了这痛楚的根源。”

——张洵

# 张洄 远离天堂

1743年,亨德尔改编了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由此创作出一部经典的三幕式巴洛克风格的歌剧——《塞魅丽》;2009年,接受拿督黄纪达基金会委托的中国艺术家张洄担任了《塞魅丽》的导演和舞台设计。于是,在比利时皇家歌剧院舞台上,在错乱的时空间,一场历经几个世纪的歌剧却仿佛变成了一部“来自未来的艺术作品”。有幸成为张洄版《塞魅丽》现场观众的棉棉,向《周末画报》独家分享了她在布鲁塞尔的所观,所闻和所思。

□撰文:棉棉 编辑:Simone Chen 美编:钟巧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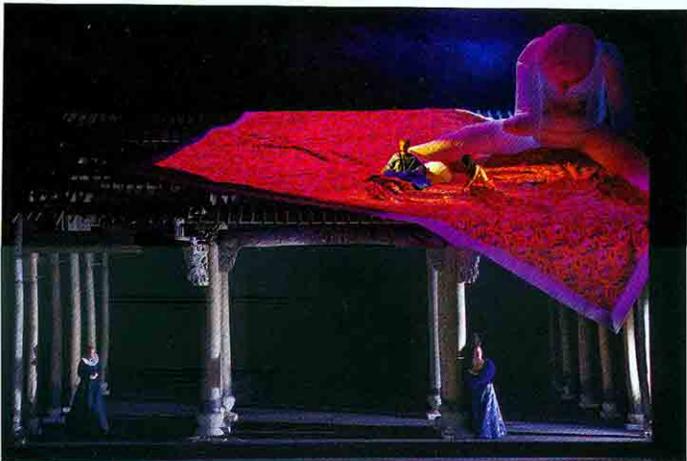
## 《塞魅丽》:充满无限可能

**歌** 剧好像跟中国人没有什么关系。我经常在空旷的地方听唱机里的歌剧,尤其是莫扎特,我觉得听歌剧是件非常私人的事情。而去歌剧院听歌剧是件非常社交的事情,很“资产阶级”。

但是,9月初我飞了十几个小时去比利时看了我此生的第一场歌剧:由拿督黄纪达基金会黄铃玳爵士夫人为策划和主要资助、由中国最杰出的当代艺术家张洄担任导演和舞台设计的亨德尔的歌剧《塞魅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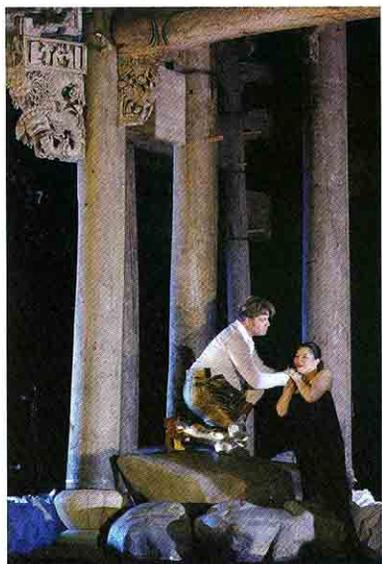
张洄曾是我最热爱的行为艺术家。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他的行为作品我明白了什么是行为艺术。通常别人会以为他的行为作品严重挑战观众的极限,而我却认为他的行为艺术是寻找真理的行为,关于我们的精神和我们的身体的关系。关于我们的内心与我们的生活环境的关系。他是一名浪漫主义战士。他完全地超越环境超越概念超越自我感官。他的艺术,始终是一场精神的旅途。在停止所有的行为艺术表演之后,建立了一个占地50亩地的艺术工作室,在他的雕塑、大型装置、“香灰系列”绘画红逾世界之后,在他跟妻子胡军军成立的高安基金会帮助很多寺庙及贫困学生失学儿童之后,经他重新演绎的巴洛克歌剧《塞魅丽》,既像是一种总结,更像是一种新的开始。拿督黄纪达基金会与张洄重新想象的歌剧《塞魅丽》,完全是一部来自未来的艺术作品。它充满了无限可能,是一种预言,张洄天马行空地跨越时空,给我们带来超越概念的美感。

这是一部根据古希腊神话故事改编的歌剧。底比斯国王的女儿塞魅丽被许配给一位平凡王子,她心中爱的却是众神之主朱庇特(宙斯)。朱庇特之妻朱诺(赫拉)得悉朱庇特与塞魅丽的恋情后,变成塞魅丽的妹妹,利用塞魅丽的虚荣与贪婪,诱使她走向毁灭。她促使塞魅丽令朱庇特性欲高涨,她让塞魅丽逼迫朱庇特在与塞魅丽做爱前答应她的所有愿望。这个愿望就是让朱庇特以神的形象出现。朱诺欺骗塞魅丽如果朱庇特以神的形象出现了她她也可以变成神生活在天堂。最后当朱庇特以神的形象出现时(在张洄的《塞魅丽》里朱庇特化为一条白色的恐怖的龙)由于力量太大而烧死了塞魅丽。他明知道这样做会害死塞魅丽的,他不想这么做,但是他还是这么做了,因为他发过誓。正如张洄在导演阐述中所说:“神和人一样,都是怪兽。”这是一个关于欲望、嫉妒、复仇、贪婪、愚痴的故事,是关于两个女人的较量,关于不朽,关于人和神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故事。歌剧剧中饰演塞魅丽和朱诺的两位女主角分别是中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黄英和女中音歌唱家梁宁。与她们合作的指挥则是欧洲著名指挥家及巴洛克音乐专家克里斯多夫·鲁塞(歌剧天才乐团的创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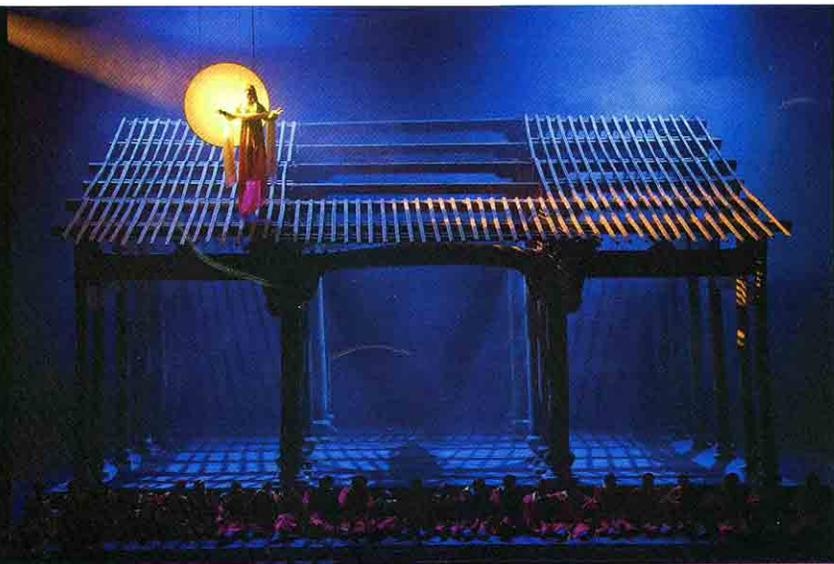


1.

拿督黄纪达基金会黄铃玳爵士夫人曾让我设想那个想由凡人变成神的物质女孩塞魅丽,如果她是生活在现在的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我们其实可以想象无数个塞魅丽在上海,一些朱诺(她是斗智斗勇的典范),无数场交战。但是谁可以做朱庇特呢?他可能是那种嘴里含着金钥匙,一夜暴富,一掷千金赞助歌剧的男人。是的,一定是这样一个人才能成为故事里的朱庇特。他用惊人的数字赞助歌剧,他让城里的年轻人都在谈论歌剧。他玩着所有男人的游戏,他声音里有阳光,眼神像大海。歌剧在这里是一种高度,他是朱庇特,他注定不属于任何女人。他有两个女朋友,一个是女高音,一个是次女高音。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她们的嗓音,她们唱歌时的状态,她们的嗓音代替了她们身体的性感。有些女孩寻找的是男人,有些女孩寻找的是国王。这两个女人也许一直装着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因为一旦说破,就必须有一个人先走。于是她们上演不同的歌剧,他带她们分别去不同的晚会。她们一直在等谁会先受不了离开。她们一直在比谁可以更爱这个男人。她们让所有的嫉妒在歌唱中释放。她们祈祷自己永远别见到对方。除了上演歌剧时,她们不会让任何人看见她们的悲伤。黄英和梁宁在那天晚上布鲁塞尔马内皇家歌剧院的舞台上才是真正的diva。她们令我们相信她们在所有亲密的关系中都会痛苦,因为她们跟所有的人都得保持必要的距离,因为她们是真正的diva。



2.



3.

1-3.《塞魅丽》完全是一部来自未来的艺术作品。它充满了无限可能，是一种预言，张洄天马行空地跨越时空，给我们带来超越概念的美感  
4. 这次全新的亨德尔歌剧《塞魅丽》由拿督黄纪达基金会黄玲瓏爵士夫人策划和主要资助人，张洄担任导演和舞台设计

当大幕徐徐升起，观众面对的既不是宫殿，也非天堂般的境界，而是一座空洞的废墟。我们虽然远离天堂，但却渐入世事，一座来自中国的明代建筑奇迹般地完美地呈现在舞台上。灯光光滑如月，我们与那些古老的木纹雕刻近在咫尺，仿佛可以触摸到那些花纹上的灰尘。因为他是张洄，所以他不会像我那样来构想新的《塞魅丽》。他的心很大，飞得很远，他使塞魅丽对天堂的远离更加彻底。

### 挑战与创新

“我很兴奋能有这样的机会把一个有450年历史的祠堂搬到欧洲这个有300年历史的舞台上，”张洄说，“事实上，比欧洲更早，中国早在上千年前已经诞生了这痛楚的根源。”

这座450年前浙江衢州祖传的祠堂后被当做民宅，现实生活中民宅的主人方先生因为杀死其妻子金妹的情人而被判死刑。张洄买下这座明代建筑并把它拆回上海后发现了一本方先生的日记本，知道了这个故事。但这些都是接在《塞魅丽》之前。这个引起了两个男人的死亡的金妹，也在比利时的歌剧舞台上，她分别在开场和结尾的时候在舞台上扫地。这座建筑被重新在上海安装之后，张洄曾以其为中心制作过一部令人不安的视频项目《竹林百贤》，影片描绘了一组猴子在这座结构的牢笼中经常会产生的暴力行为。当时张洄真的从动物园请了一百只上蹿下跳的猴子回来。开场的时候舞台上还呈现了张洄的雕塑作品《和平1号》，这个作品是艺术家以自己为原型做了一个全身贴满金箔的裸体铜像，并把这悬在半空中的人体雕塑当作撞击青铜钟的器具。

在这古老的歌剧院里我们看到了由两个人扮演的发情的驴（张洄曾在一个采访中说过他跟生活的关系就像是他跟驴的关系），面目狰狞的白色的龙（从舞台下舞到舞台上），两个相扑，屋顶上的充气巨人，女上位的做爱场景，镜子做的舞台幕布，服装采用的中国土布，朱庇特还给塞魅丽脚底按摩。歌剧在剧院内上演的同时，剧院外的广场上有两男两女内蒙族民歌手弹着马头琴唱着蒙古民歌。他们的身后是巨大的张洄雕塑作品《三腿佛》。雕塑里还冒着点燃的香火的烟。张洄的跨界混搭以及他对古典巴洛克歌剧的解构有一种魔力，这种魔力使他跟所有此类艺术家都不同。他的魔力使他精心准备了两年的工作让人感觉像是他此时此地的即兴作品，是一种自然的发生，非常即时，却又

充满惊奇。艺术家张洄既像一个孩子，又像一个老人。他让你想不断重复看这部作品，因为你相信每一次他的表现都会不一样。整个舞台像是他的内心世界，而每一部分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我相信他有一个非常棒的工作团队，尤其是舞台的灯光，跟我们所有观剧经验都不一样，那灯光始终像一层东方女孩的皮肤一样。

天知道他和黄玲瓏爵士夫人是如何说服那些传统巴洛克歌剧制作者的，张洄利用所有的机会进行了大量的“破坏”，同时还缩短了歌剧。这种改变本身也为古老的巴洛克歌剧注入了新的生命。

1917年毕加索设计了芭蕾舞剧《游行》的舞台服饰，自此以来，视觉艺术家在制作舞台表演和歌剧中均获得不同程度的成功。马克·夏奈尔、费尔南·雷杰、大卫·霍克尼、奥拉维尔·埃利亚松和安妮诗·卡普尔，仅举几例，他们都为表演艺术设计过影像。后面的两位都曾与皇家马内歌剧院合作。但是几乎不可避免的是音乐战胜一切，视觉部分被缩减为点缀的作用。而张洄是唯一一个既是歌剧的导演又做舞台设计的艺术家。拿督黄纪达基金会黄玲瓏爵士夫人的这个野心勃勃的创意结合了她对歌剧、对艺术、对人生的爱恨情仇。拿督黄纪达基金会相信请张洄来重新导演《塞魅丽》，挑战所有参与方而产生创意，并最终产生一个不同的结果，东方与西方之间艺术关系的改变将在这部《塞魅丽》演出帷幕落下的一刻被永远铭记。M



4.